

秋菊打官司



——陈源斌与
张艺谋、
巩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秋菊打官司

——陈源斌与张艺谋、巩俐

茵琪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秋菊打官司

——陈源斌与张艺谋、巩俐

茵琪 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200 000

印 张：8

版 交：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0 000

书 号：ISBN7-300-01530-1/I·99

定 价：4.95 元

《秋菊打官司》 电影



《丁官司》 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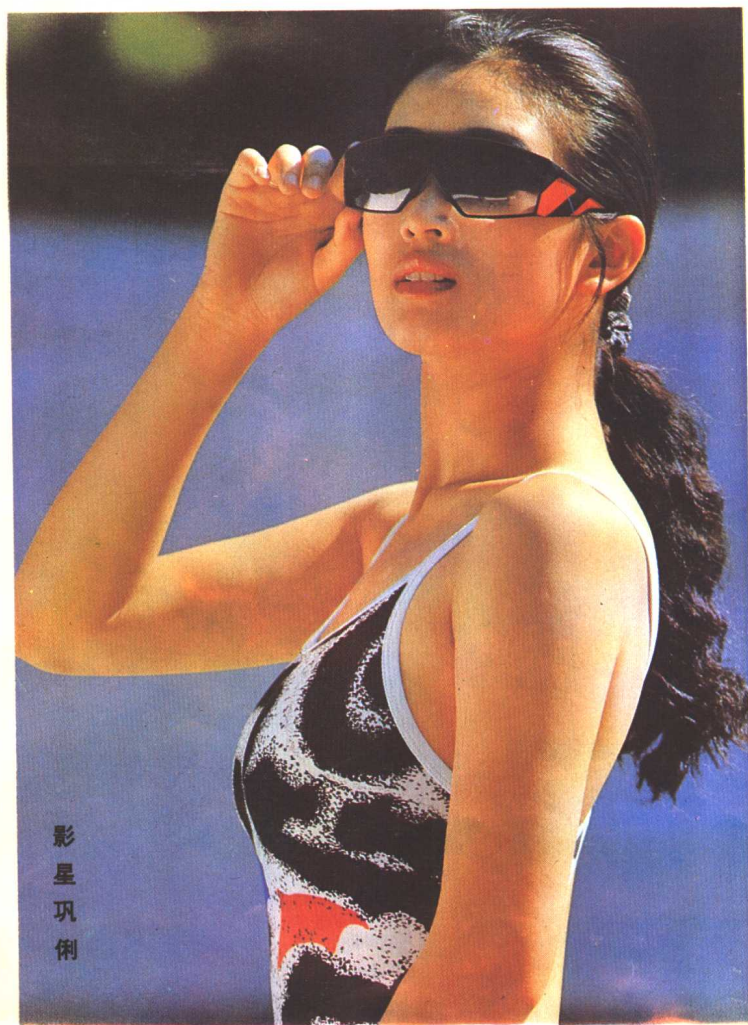


左起陈源斌、赵季平（《秋菊打官司》作曲）



前排左起：戈治均（饰李公安）、陈源斌（小说原著）、张艺谋（导演）、雷恪生（饰村长）。

荧屏背后



影星巩俐

目 录

- [1] 从小说《万家诉讼》到电影《秋菊打官司》
——我和张艺谋、巩俐一次愉快的携手合作（陈源斌）
- [4] 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
- [21] 《秋菊打官司》获金狮奖
——张艺谋巩俐轰动威尼斯
- [21] 《秋菊打官司》轰动纽约电影节
——版权已被“索尼”购得 明春在全美上映
- [22] '92 中国长春电影节圆满成功 影片《秋菊打官司》荣获“长春金杯”奖
- [23] 张艺谋的成功奥秘（建宇 山文）
- [25] 《秋菊打官司》获奖之后，张艺谋说——巩俐不再是明星（若 尘）
- [26] 张艺谋谈“性暴露”（暖 流）
- [28] 附录一 陈源斌的小说《北撤河东》
- [62] 附录二 陈源斌的小说《美的涅槃》
- [86] 附录三 陈源斌的小说《一室十三女》（节选）

从小说《万家诉讼》 到电影《秋菊打官司》

——我和张艺谋、巩俐一次愉快的携手合作

· 陈源斌 ·

1987年,因为一个契机,我闭门面壁三年,读世界文学名著,思考,大有裨益。在此期间,我所写小说《安乐四陈》、《安乐世界》、《仇杀·杀仇》、《九州一溺》、《一案九罪》、《天惊维扬》、《天河》,均发为《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有影响刊物重稿,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获1984—1989年青年文学奖、1990年萌芽奖。评论多了起来,从未谋面的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我“是一位处于上升趋势、日益为读者熟悉的青年作家”。

1990年,因为另一个契机,我到农村深入生活两年多。外省作家下去按惯例是兼职副县长(市)长,出于环境和某种考虑,我要求当一名副村长。这年年底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我正动身去水利工地,传来消息,我住省城的宿舍邻居失火,一幢楼全被烧毁。我从数百里外赶回,所有家产已片纸不存,面对的是一堆残烟未尽的废墟。

我突然平静下来,想写一篇小说。当时我全家被安置在旅社一个房间里,紧靠楼梯口和服务台,嘈杂纷乱。身边一无所有,连碗筷和牙膏牙刷均需购置。意外的是我的心境异常安宁,近于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忘我状态,心里想的就是写小说。更令人意外的是,我恰在这时收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签名的《中国作家》的稿信,编辑赵虹在附信中要求我写一部“既高瞻远瞩又通俗易懂”、“震撼人心”、“新鲜独特”、“关注现实”的中篇小说。随后,又来信要求“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沉思不语”。于是,我决心要写一部至少要超越自我、在文坛上能站住脚的作品。

我意识到,向难处险处绝处攀求,方有奇崛之作。为此,我选择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了的农妇告状故事。这个题材新鲜而惹人注目,但写作难度极大。我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觉,从而激荡波澜,最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我全力展示原汤原汁的当代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鲜活独异而又极普通真实,让读者感到这事确系所见所闻,甚至主人公就是身边的熟人;我探索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口语化。

这部名叫《万家诉讼》的中篇小说于年前寄往北京,25天(包括春节)即收到用稿通知。经《中国作家》3期头条推出后,《小说月报》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9期转载,《人民日报》、《作家报》、《小说评论》等十数家报刊登了评论。它还被翻译为英、法、意文字。

当《万家诉讼》刚在《中国作家》杂志问世时，我还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有两家电影厂和一家电视剧制作中心曾来洽谈改编影视，我提个要求：“能否请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这拨人中的一个来导演？”在当时气候下，显然无法做到。于是我自动放弃了这次机会。

1991年8月14日，我收到张艺谋从重庆拍的加急电报，要求拍摄《万家诉讼》。张艺谋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在重庆筹拍《一地鸡毛》，心里有点不踏实。有一天他上街闲走，路过邮局时，他照例进去买杂志，看到了这篇小说。他觉得小说的标题很怪，随手翻了翻，被吸引，就站在邮局一口气读完了。他买了20本杂志带回去，给摄制组人手一册，巩俐也读了这部小说，最后，张艺谋和包括巩俐在内的他的朋友们作出了重要抉择：改拍《万家诉讼》。

10月上旬，我赴重庆华都饭店与张艺谋签约。我对他的印象是：办事认真，待人诚恳，对工作全身的投入和忘我的热忱，到了一种不拘礼节和令人吃惊的程度。抵重当天，他让我稍事休息，即带着摄制组跟我谈小说和电影拍摄。这是一次我俩都认为相当重要的晤谈。

张艺谋从小说第一句话，逐句逐段分析全篇结构，讨论了每一个细节的优劣。他要我不是以一个小说原作者，而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对电影的改编发表看法。

我的话非常坦率。为了说明问题，我评判了他的几部得意之作。我说，使他一举成名（主演）的《老井》，是一部公认的现实主义力作，但似乎让人在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作家写出来的（小说）和导演导出来的（电影）作品；他和巩俐联袂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撼动了世界影坛，但其中的两性倾向，于大陆是突破禁区，海外却司空见惯。有些故事的背景由大陆移往香港台湾，也无不可。而现在的这个农妇告状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大陆，这个特具中国本色的题材，对海内外都相当新鲜。我用了句讲滥了的名言：越是民族性的东西，才越具有世界性。

张艺谋完全同意我上面所讲的话。他说，他和包括巩俐在内的朋友们，读完小说都怦然心动，说明作品有什么东西打动了大家，他说，这东西确实存在，但他至今尚未找准，他问：“你自己觉得这篇小说的‘神’在什么地方？”我说：“把人物和情节淹没在生活的流中。”听罢，他沉吟片刻，点头同意。我俩有了共识。

在后来的谈话中，我们统一了看法：一、电影要拍得贴切现实生活；二、具有相当艺术品位。

我在华都住近一周。张艺谋终于决定吸取新闻实录手法，“偷拍”部分（30%）镜头，拟采用32毫米胶片。张艺谋送我离京时约定：电影的片名，将从《万家诉讼》、《碧秋打官司》、《碧秋嫂告状》任选一个。

张艺谋对外景地曾作反复抉择。由于安徽地貌被洪水冲坏，他暂定为与江南水乡近似的山东长岛（另外还拍了河北张家口和山东莱阳外景地资料）。他或许觉得走得太远而加以调整，改成陕西陇县。这还是他新熟悉的西北背景。

张艺谋约请刘恒将小说改写成剧本（后来，台湾级别最高的优良剧本大奖由我、刘恒以及台湾金鼎影业机构总经理杜又陵三人均分）。刘恒是当今文坛最走红的著名青年作家之一，具有相当的功力和强烈的个性。

1991年3月，《万家诉讼》在首届中国作家奖评选中名列榜首，我赴京领奖，在香港银都机构（投资方）驻京办事处见到了张艺谋。这时电影已经拍竣，署名《秋菊的故事》。小说女主人公何碧秋改名秋菊，丈夫万善庆改为万庆来，村长王长柱改成王善堂。李公安、严局长、店主未变。

张艺谋介绍拍摄情况，特别提到一次至关重要的变化：临开机前才发现，剧本戏味过浓，情节性太强。结果在实际拍摄中，是按小说的风格拍的。后来，我从一同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首映式的其他主要演员那里,知道了更为详细的情况:演员结束深入生活时,张艺谋让全体摄制人员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是按照剧本,还是按照小说的风格拍?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按剧本拍比较稳妥,但即使方方面面均有最佳发挥,这部电影也无法超过同类题材的《老井》和《野山》;而按小说的风格拍,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如果成功,将有撼动影坛的重大突破。张艺谋、巩俐及其他摄制人员最后决定:向小说靠拢。由于这种临时变化,剧本中原增加的一位名叫张九路的重要人物被删去(这是位个体户,作为女主角的同学来帮助打这场官司),原请中央戏剧学院一位青年演员扮演该角色的计划亦被取消;与此同时,最初拟定30%的偷拍镜头,也相应调整为50%。原定的32毫米胶片也得改缩成16毫米,这就需将机器转送日本重新改装。因为这些变化,几位主要演员又在下面多深入生活25天左右。

我和张艺谋的这次晤谈,还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物的名字,尤其是女主角的名字被改,事先未征得我的同意(《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主角均保留小说中名字),同时,《秋菊的故事》也与我俩原先约定的三个名字有违。张艺谋承认这是他的疏忽,因为这一来将对我的利益造成损害。可是,影片已经拍竣,采用的又是同期录音,再改回人物名字,将意味着前功尽弃。最后我俩商定:电影定名为《秋菊打官司》;另外,海外按走红电影惯例出版畅销书时,必须直接同我本人联系并经我许可,其利益亦由我一个所得。

当时,最后定名《秋菊打官司》并未对外透露,因此直到7月底,海内外报纸提到这部电影,仍用的是《秋菊的故事》旧名(只有一家台湾出版商通过艺谋同我联系出书,提前知道并使用了新的片名)。电影后来在北京试映,才公开改成《秋菊打官司》。

1992年8月31日,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映式,我以特别的心情看了影片。小说中反复打官司要的“说法”一词,这场官司由乡到县到市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的故事构架,跻身其中的农妇、村长、丈夫、乡公委员、店主、市公安局长等等人物,包括村长往地上扔钞票和农妇得知村长被铐走反而惘然这类重要细节,影片中均作了再现。无与伦比的导演设计,演员的上乘表演,尤其是巩俐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和精湛表演,使小说的内蕴和风格得以完整体现和升华,融入了新的创意。我注意到,与张艺谋前三部作品不同的是,《秋菊打官司》片头打出“根据陈源斌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和“原著:陈源斌”两次署名。随着放映大厅的掌声不断,我和张艺谋等主创人员一道沉浸在兴奋和愉快之中。首映式后的座谈会上,政界要人,以及包括奥斯卡奖唯一的华裔评委卢燕在内的专家们,用“无可挑剔”、“炉火纯青”、“里程碑”等等褒词来赞誉这部影片。在此之前3天,《秋菊打官司》荣获首届中国长春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杯奖;15天后,该片又夺得第49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它的下一个目标,是角逐世界级最高的电影奖——美国奥斯卡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邮政部门于电影首映式当天,发行了邮政纪念封一套两枚,封一为巩俐剧照和生活照;封二为张艺谋和我的照片,分别注有“巩俐,中国山东籍当代著名女影星”、“张艺谋,中国陕西籍当代著名电影导演”、“陈源斌,中国安徽籍当代著名青年作家”字样,并附三人签名手迹。邮政部门还透露:同时为导演、影星和作家出邮政纪念封,在中国集邮史上(包括港澳台),尚属首例。这套已令海内外注目的邮政纪念封,将我和张艺谋、巩俐这次愉快的携手合作,以别具一格、相当有价值的形式,作了历史的记录。

1992.9.28. 合肥二里街文园

陈源斌的小说

《万家诉讼》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剥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剥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掇，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村长家在村东头。也不过两进排厢，一个院子。屋瓦是小瓦，屋墙是青砖实砌，院墙也是青砖实砌。门槛是用青石做的。院子里一口水井，上面一棚落光叶子的葡萄架。对面一地盆花都是枯枝杆儿。拴着一条狗。何碧秋绕过那狗，看见村长坐堂屋里呷酒。她说：“你打了他，现在旁证也有了，医生诊断也有了，是个什么说法呢？”村长一哼：“说法？”何碧秋说：“你打他，踢他胸口，倒罢了。你还踢他下身，这是要人命，不该有个说法？”村长慢慢举杯，何碧秋说：“那你就别怪我了。”

村长问：“你怎么我？”何碧秋说：“请政府讲理。”村长笑道：“我打他又不为私。我是村长，政府不帮我，下次听谁吆喝这村的事？”何碧秋说：“只怕如意算盘。”村长说：“好。到乡里的路你得吧：过了摆渡口，再走一二十里，就是了。也辛苦你了。”何碧秋见他张狂，便不再唠嗦，回头收拾动身。

走了一里多路，到摆渡口了。望见岸边等渡的人已跳在船上。船工弯腰解桩上的缆绳，听见声音，虚抓绳头，等着。等何碧秋上船，说：“站稳咧。”收了绳子，换竹篙将船缓缓撑进一片白水里去。

过渡的这几个人或站或坐，都袖着手，东西放在舱里。这些人七嘴八舌让船工说，船工笑道：“你们是想东北方向的路快修好了，不坐我的船了吧？”又说：“不过是土公路，大半截又在人家地盘，一个弯儿绕十万八千里，仍不如走渡口节省。”这些人议论道：“我们王桥村，亘古就属安徽，只因造了这座水库，把路都隔断了，反被江苏抱在怀里。出个门，比登天还难，还不如划归江苏省呢。”说了一阵，船工目光落见何碧秋，问：“这位面生呀？”有认得的便替她说：“她就是万家的。”船工明白了：“怪不得你脸上有事，是你要告王长柱吧？老话讲居家莫讼，怎就到了这一步？”

何碧秋说：“村长管一村人，就像一大家子，当家的管下人，打，骂，都可以的。可他要人的命，就不合体统了。这又罢了，我登门问，他连个说法都没有。”船工听着点头：“这是他王长柱不对了。”

说话间，船身摇晃起来。船已近库汉中央，脸上觉有东西蹭擦。在岸上是很平静的，到这儿有风了。那风贴水而起，逐渐大起来，风也变冷了，刺得面皮绷紧。风搅得库水涌动，浪花乱翻

开来。船工说：“有水便生风，有风便有浪，过了这段深涧，会平静的。”把竹篙收好，拽出双桨来摇。风扯出了响声，脚下舱板不停颠荡。人嘴里的词儿倏地少了，只有零星几句，声腔不很匀足。憋一口气，慢慢散出去，把一颗心徐徐放落。桨急船紧，风势果然过了，却早近这边岸来。船渐行渐稳，船工收了桨，再换篙撑起来。

这些人扯起原先的话头。船工道：“我说：在娘家青枝绿叶，嫁人后面黄饥瘦。不提它倒也罢了，一提它泪水直流。”猜了一阵，猜不准。看何碧秋脸上心事，疑想是她。船工说：“努。”将手举起。众人看他手中的竹篙，水淋淋的，不觉恍然，又有些不解瘾。这时船已傍岸，说笑几句，跳下船，各自赶路。

乡里不是原先模样了。多了一条细沙路，路边挨排栽着树，边上尽是住户，放足眼光才从这头望到那头。住户的房子三层两层一层高矮不等。何碧秋从一座大门口张见一幢六层楼，以为是乡政府，进门问了，却是乡办工厂。转弯抹角，到一个僻静处，才找准了。见乡政府比早先添加了两排平房。她进一个门，说几句，有人把她领到西头一间，说：“这是李公安员，你不妨跟他细说。”

李公安员小四十年纪，眉眼平常，辩认不准忠厚奸滑。见他正捧着一只凹腰茶杯看报，此时转头迎过来说：“王长柱？他是托你捎信让我去喝酒吧？你回去说，他要不改酒桌上的蛮气，我再也不去。”何碧秋说：“我是来告他的。”李公安员诧异道：“哦？”看过旁证，看过医生诊断，皱眉说：“怎么是区医院证明？还是外省的？”何碧秋说：“我们王桥，往本省的路都被水隔住，只好去江苏呀。”

把前前后后说了一篇，李公安员听罢，收好旁证和诊断书，看看手表，说：“食堂开饭了，你在这吃吧。”何碧秋说：“不客气。”李公安员说：“不是我请客。我可以帮你买饭菜票，食堂里碗筷现成，能借用的。”何碧秋说：“不了，我一路过来，看见不少饭店。”李公安员说：“饭店里的饭菜，斩人呢。”何碧秋说：“我问过两家面食摊，一碗面条五毛六毛，贵也贵不到哪里去。”李公安员便站起身来：“我下午有个会。明天我去处理这件事，你在家等着别走。”

第二天傍中午，何碧秋见李公安员一路向这边问过来，迎上去问候道：“累您了。您是走来的？”李公安员说：“骑自行车。”何碧秋问：“从新土路绕过来的？”李公安员说：“那太远了。我车技好，这一路田埂都敢骑。只是过了摆渡，来你们村全是上坡，我推到半腰，觉得不划算，又返回去，车子交请船工代看，一来二去，刚走到这里。”何碧秋惊讶道：“你还没见过村长？”李公安员说：“我到你家看看，这就去。”

进屋看过伤势，转向村长家来。狗跳闹得凶，村长赶来喝住，连喊：“坐！坐！”一扭头看见何碧秋，不喊了，脸沉下来。

李公安员自去坐了，让村长与何碧秋坐，两人都不坐。李公安员在板凳上说：“旁证、医院证明我都看了，我还看了伤势。这件事，是你办错了。”村长发毛说：“我错了？我是为自己吗？上面布置成片栽油菜，各户都通了，就他家不通。百十亩油菜夹他家一块小麦，看着像头上的疤痕。验收组下来，还没进村，看见这种场景，把分扣了，打个不及格，还限期改进。我要他补栽油菜，说了一遍，两遍，三遍，不听！用嘴不行了，不用脚用甚？”李公安员笑说：“其实你仍然用嘴好。”村长说：“是该用嘴，我恨不得拿牙咬他！”李公安员敛色道：“无论怎么说，你打人，还打伤了，这就是你的错了。”村长瞅他道：“这句话是你个人还是代表乡里说的？”李公安员不答，转脸

对何碧秋说：“这样，你暂先回避一下，别走远了。”

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李公安员出来跟她商量：“医药费由村里报销，另给些调养费和误工费补贴，这部分由他私人和村里各出一半，怎样？”何碧秋说：“这一来，人不把我看扁了？我并不是要钱，只要他有个说法。”李公安员又协商说：“他人一向蛮气，又是村长，面子是第一要紧的呀。”何碧秋问：“那没说法了？”李公安员想了一想，解释说：“医药费、调养费和误工费补贴由村里和他私人拿，就证明事情的你对他错，岂不正是个说法吗？”何碧秋细想在理，应下来。

回到屋里，李公安员说：“事情就这样。不算处理，叫调解、搭桥，都行。你们依我呢，我照老例在村里吃饭；不依呢，我饿肚子走回去。”在村里吃罢饭，李公安员来跟何碧秋打声招呼，又劝说几句，回乡里去了。

这边丈夫在床上问：“刚刚两次进屋的，是谁？”何碧秋说：“乡里的李公安员。我告下村长了。”丈夫急道：“你拧过他？”何碧秋说：“李公安员敲定我对他错了。”又把医药费、调养和误工费补贴的事说了，“下午他付了钱，岂不正是个说法？”

到后晌，何碧秋转了去，狗在院子里吼叫，村长喝它，声腔里有些味道。何碧秋说：“发票带来了，收条也打了。”村长问：“总数多少？”对了数字，村长掏出一叠崭新票面，用指头捻开，数一遍，再数一遍。何碧秋想等他先递过票子，再还回去说“算了，事情也就这样了”，没容她这话出口，却见村长随手一扬，将票子撒落到地上。

何碧秋呆问道：“这是干嘛？”村长拿腔道：“给你钱呀？”何碧秋说：“你打了他，不给个说法，又来污糟我！”村长说：“我是为你好，其中有个道理的。”

村长顿了顿，缓缓道：我仍是村长。仍管着这块地皮上的三长两短，仍不免要憋住气作践你万家。地上的票子一共三十张，你捡一张低一次头，算总共朝我低头认错三十下，一切恩怨都免了。”

这般说完，又催促她弯腰捡票子。何碧秋气愤道：“上午怎么说的？”村长反问：“我上午说了吗？”何碧秋说：“并没听你一句驳词！”村长笑道：“你当我软了？李公安员过库爬埂来一趟不容易，我是给他面子。再说，这钱也不是公私各半，都是村上的。”何碧秋怔了怔，踩着地上的票子就往回走。

回家坐在床边说了，丈夫说：“我说拧不过他。”何碧秋说：“你怎不早说？”丈夫说：“我不晓得。”何碧秋啐道：“你现在晓得了呀？”丈夫叹气：“都撕破脸了。”何碧秋愣了半晌：“这个理不扳平，今后没法活。”丈夫愁道：“告不倒他，怎办？”何碧秋咬牙道：“我带足盘缠，就住在那里！”两口子在床上翻了一夜。

睡到天亮起床，梳洗了，踩着一地银霜，过渡口来到乡里，李公安员门锁着，向别人打听，说上县开会，三两天不定回来。何碧秋站了一会儿，慢慢想到前天见面，李公安员漏说到曾和村长同过酒桌，直疑心两人头天做好了圈套，诱她去钻。左想右想，只有上县里告这一条路可走了。

从乡里搭上进城班车，下了车，满地的人。地上的霜已化尽了，出了冬日里少见的暖阳。车站几间旧房子看着眼生。旅客都不在站里避风，在站前空地上挤成一团。空地由一遭栅栏围着，各有一宽一窄的缺口，让人和车进出。她站住让胀胀的脑子松动了，慢慢辨认准东南西北，这才挤出栅栏，沿街往城里去。

街不像七八年前见过的街了，多少食摊儿吆喝：卖馄饨的，卖水饺的，卖阳春面的，卖红烧

杂碎的，卖熏烧兔头的，卖卤猪尾巴的……将路面挤得瘪窄。何碧秋向一位面善的摊主打听，这个勒细了嗓子笑道：“吃哦？”听清她问，一抹笑去，指一个地方，只见男的女的大刺刺地进去，便跟着也朝门里去，却被傍门里一位上岁数的人叫住：“进去要登记的，带证件了吗？”验过身份证，让何碧秋说了开头，插道：“你找错地方了。这是法院，公安局在街里呢。”何碧秋问：“怎么走？”答说：“笔直往前，右拐弯，再左拐弯，再右拐弯，大门里有一幢楼。你去一楼左手第三间，把诉状交给屋里的人，就是了。”何碧秋不解道：“什么诉状？”

上岁数的人解释说：“就是控告别人的状纸呀？”何碧秋慌说：“哎呀，我怎的没带！”这人安慰道：“你不用着急，可以补一个嘛。”

一路过去都是买卖，锅碗瓢盆勺，油盐酱醋茶，身上头上脚上手床上和脸上的，吃的用的花的，述说不尽。拐弯走尽这条街，再左拐，却是一街毛线生意，满眼里鲜亮：杏红，桃红，肉红，土红，水红……铁锈红；柳叶绿，檀枝绿，墨绿……玉石绿。各种各样的黄，各种各样的蓝，各种各样的颜色。心思跟它并不搭界，眼却早花了。

脱身拐过街角，差点撞到一个写字摊上。这字摊设在避风朝阳处，摊主戴副眼镜，留了胡须，一脸老气，正跟一个中年男子讨价还价：“若是家常书信、感谢信、表扬信、申请救济、请调报告，都能通融的。只是这代写检讨，一厘也不能减。”中年男子道：“不该这个价呀？”摊主说：“你骑车撞了人，还逃跑，被捉拿住，这张纸上不使出手段，怎么过关？你还不乖乖付钱！”中年男子拿着检书走了。

何碧秋看在眼里，询问一声，摊主答道：“可以！”铺开纸笔，这边讲完，他那边已写好了。

拿着诉状到公安局楼下，找到左手第三间，进门去，见屋里两个人穿着制服，拜着凹腰茶杯说话。保碧秋递过诉状，其中一个人接住看了，眉头直皱，递给另一个，看了也皱眉道：“这上面尽堆砌华而不实的词藻，又扣了许多吓人大帽子，主要事实经过，却陈述不清，是不管用的。”问：“你在街头字摊上写的吧？花了多少钱？”何碧秋说：“要四十，实付三十五。”两人相视一眼：“这阵子太忙，一放又乱了。真该挤些时间，把街头治安秩序，好好整治整治！”

其中一个对何碧秋说：“你写诉状，应该找律师事务所呀。”何碧秋问：“它是干什么的？”这人说：“就是帮人打官司的地方。代写诉状，代理诉讼、辩护或上诉、申诉。原告，被告，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各方面，都可以的。”何碧秋问：“是公家的吧？”另一个插说：“我们政法口下属五个部门：公、检、法、司、民，司就是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又是司法局下属的一个部门。”何碧秋听罢，再请两个详细说了走法。

找到地方，见是一幢平房，大小五间屋。东西顶头两间门分别开在内走廊里，中间一副双扇式大门，门旁挂了三块招牌，一律白底黑字，字数多多少少，字迹也肥瘦不等。看这里气势，绝难比刚见过的法院、公安局楼房。看了一阵，问西顶头门里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把头埋在纸上也不抬，随手朝中间指指。何碧秋进屋去，见中门内三间没隔山墙，通做一厢大屋，放有几张办公桌，几只椅子，坐着几个人。问了一声，让她跟坐里墙角的一个人说话。

这人约摸三十小几，头上早添了些白发，捧住凹腰茶杯近前让座。何碧秋坐了，问：“怎么称呼您呢？”这人说：“我姓吴，叫小吴，叫吴律师，都行。”何碧秋叫“吴律师”，说了一遍。

吴律师问：“要不要聘请代理人？”何碧秋不懂道：“什么意思呢？”吴律师说：“就是当你的全权代表，一道出席各种场面，帮你说话，依法维护你的正当利益。”何碧秋问：“要付钱吧？”吴律师脑门皱皱道：“当然。”又说：“收费不归我们自己，上交国家。价目也是固定的。”拿出表格来

看。何碧秋请他详说，吴律师说：“上面几项都不不变的。这一项，是指律师受聘后，外出调查、取证等等的车旅食宿一应费用，也由聘请人负担。”何碧秋问：“大约数目呢？”吴律师道：“说不准。得看具体情况，实报实销。”保碧秋低头默想一回，算不准这里头的深浅，便问：“不请做代理人，单写一张诉状，行吗？”吴律师说：“当然可以。”

问了价目，便宜得惊人，这才认定被摊主骗了。按住懊悔，从头说事情，吴律师写好了，读一遍，加减几个字，誊写到一种格式纸上。何碧秋开过发票，银货两讫，赶到公安局来，早已下班了。

中午在食摊上吃一碗椒面，辣出一头汗。坐着等汗干了，太阳已挪过头顶了。顺街打问旅社，选定街角一家门面小些的，问一夜价钱，管登记的老头把头探出窗口：“开发票哦？”何碧秋问：“开与不开，怎么说？”老头笑道：“开票每铺一晚六块，实付四声，回去报销后，有两块进你腰包。不开票，一晚三块。”保碧秋惊讶道：“你是私人还是公家的？”老头说：“国家保护个体经营呀！”见她发愣，又说：“我店面虽小，被褥换得很勤，你看看再说嘛。”强邀着看了一遍，见地下和床上果然爽净。又碍店主热情，便付钱住定这里了。

那店主放下心来拉呱道：“大嫂你进城，有要紧事吧？”何碧秋说：“告状。”店主听罢问：“伤着要害没？”何碧秋说：“幸好没有，离也不远，好大一块紫血淤肿。”店主说：“也就罢了，不至于闹到公安局呀？”可碧秋说：“眼下将就也行，倒是想着日后呢。不把这个理扳平，我一家日后没法活。”店主同情道：“说的也是。”

巴到上班，到这边来，两个穿制服的前脚后脚到了。看了诉状、旁证和诊断书，惊讶道：“怎么是外省的区医院证明？”何碧秋回答了。两个人拿出簿本来，问几句，记到上面，让捺指印。捺过指印，两个人说：“你先回去，我们会处理的。不过，这几天有几桩急案需办，你稍稍耐心等待。”何碧秋应声出来。

出得楼门，仰脸被西斜阳光一刺，憋不住鼻孔窜痒，就打了个喷嚏。忽听有人叫，却是李公安员，问：“你上县了？王长柱付你钱了吧？”见她不吭声，惊讶道：“他竟敢不付？”何碧秋说：“我没说他不付，是说他怎么个付法。”李公安员听罢，评判道：“这个王长柱，真不晓事！”又检讨：“也怪我，当初应该三人抵面，手接手清帐，就没有这些话了。”何碧秋说：“现在扯破脸，结下子孙仇了。”李公安员说：“这个人哪，香的不吃吃辣的。”何碧秋听他口音向着自己，解释道：“我去乡里没找到您，才来县城，刚刚写了诉状递了。”李公安员正色道：“这是你的权利嘛。”说着，听见那边人叫。

何碧秋瞅见是刚刚收她诉状中的一个人，这人拿着茶杯去洗漱间倒了残叶，返回站在内廊问李公安员：“有个妇女刚走，是你地皮上的事呀。”李公安员说：“我也约略了解些。什么时候派人下去呀？”这人说：“局里哪里挤得出人手？”李公安员说：“其中一个当事人，就是那个村长，我有些熟悉，单对单说话抹不开面子，你们至少要派个把人吧？”到这里，何碧秋想到听人家墙根不妥，赶紧退到大门口。

过会儿李公安员出来说：“好，过几天你来乡里一趟。”何碧秋问：“是几天呢？你说个准数。”李公安员说了，两人分手。

到了这天，李公安员办急案不在，由别人转交了一份县公安局的处罚裁定。何碧秋听上面

的文字，仍是承担医药费、调养费和误工补贴三项，数字跟上回不相上下，心想：“转了一圈儿，岂不绕回来了？”见她愣着，这人告诉她李公安员说过，如果对裁决不服，可以提请上面复议。何碧秋听了，不再多说，回家将两头放足架子催了一半膘的猪，拉到江苏地面集上卖成钱，当作进城的花费。

何碧秋上城仍住这家旅店。去市公安局申请了复议回来，店主老头在窗口安慰她道：“反正这码事了，你别太急，下午空闲，去逛公园散散闷气也好。”何碧秋问：“说这七八年来，西南城墙下三五里水塘，都修做了风景，又造了一座祠墓，棺材是金丝楠木的。公园猜想决不是先前模样吧？”店主点头道：“只恨天不助雅兴，风飏飏的。”何碧秋说：“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不在乎这个。”

到祠墓一问门票，三块五，忍痛付了。进门一座寻常大殿，寻常几样石人石马。转过殿去，一块石龟驮着一扇石碑，这又是见过的。却见龟嘴下放一只大石香炉，围许多人热闹。近前看时，炉内没有香灰，是半槽清水。这些人正向水里投放硬币，多数沉了，水底明晃晃的一堆。竟有几枚浮在水上。原来殿角把这里风遮挡了，那冷好了一些。有一上岁数穿斋服的坐在阳暖处，守张桌子兑换硬币。围看的人老少不等，夹杂一伙青年，穿得花簇锦绣。欢声闹动的也是这伙青年，每投一枚，总先问一个心愿，有调工资的，有分房的，有娶到好女子的，有当官提级的，说的一并是寻常话。何碧秋呆望一回，自去换了五毛角子，握在手里，心里祷告了官司输赢，挤进人群去丢。一连五枚都沉了。边上一个看客焦急，要过硬币替她投，这五枚全都浮住。何碧秋一颗心也悬飘住，愣着瞎想。忽听耳边一阵轰闹，是一个花簇青年问今晚麻将桌上的收成，才明白不过是场儿戏。收了心事，来看祠墓。

那祠墓其实是在坡腰上挖一个洞，边顶衬了方石，三五十步深浅，只拐一个弯，那口棺材阻在眼前。看它不比见过的大许多，漆也是见过的葶苈色，不值得花三块五买这个看。

转来公园，门口依稀亲切。走过小石拱桥，见左边先前一大片暖花房，改作了游艺场。风从右边空旷池塘上泼撒过来，逼人一身冰水。两个值班姑娘缩在售票亭内不出头。有一拨游客，看是两对夫妻，带的两个孩子闹着乘“旋风”，家长去买票，那边不卖，双方对起嘴来。

听其中一个游客协商道：“我们在地，来一趟不容易。”值班姑娘道：“天又冷，又不逢星期日，你等足二十个人，才能售票开机。”两个孩子更闹了，游客便说：“我买二十张票，总可以了吧？”每张票六块，付了钱，姑娘把头缩在衣领里，出来开机。买票的游客便过来说：“这位大嫂不用买了，乘便坐一坐，也是人情。”又道：“不用你付钱的。”何碧秋被强邀了过去，见这“旋风”是庭院大小块铁盘，斜钹在地下，盘上设有飞机形状座位。选了一处，屁股刚刚落座，那盘已转动了。

却不提防它转动不合规矩。如叫驴毛了，又如牡牛红了眼睛，再如母猪婆遭兽叼去奶猪，上下左右前后窜跳，窜跳的又不依这上下左右前后次序，只顾乱。她想这岂不是活受罪吗？想着，人已把持不住，见天和地都被颠动了。那天歪倾着倒插下来，又刺斜着复向上去，地便脚跟脚随天翻覆。天和地也搅混了，一会儿粘住，一会儿撕开。她也顾不得天地的闹腾了，自己肚里打起架来，肠子，胃子，心肺，肝脾，挪来移去，都跑错了，找不到原位。连身子也不去管它了，脑壳里一股浆儿搅转旋动，拌成了一团乱汤儿——正眩晕间，铁盘猛地住了，剩下五脏六腑脑浆和天地依然旋转个不停。

竭力将魂收拢，看见两对夫妻站在地上，两个孩子早爬上一俯高台，要坐空中踩车。一个穿干部服的男子过去望见，嚷叫孩子下来，又问家长：“你们该买票呀？”游客说：“是天冷人少，说等足二十个人才卖呢。”这男子道：“谁说的？”到窗口前训斥一顿。值班姑娘无奈卖了票，冲着走远的那男子背影啐道：“你成天坐办公室，倒轻松。哪天说好了，撺给你一个人干！”去高台上开了机。这踩车两个座位，一个大人领一个孩子，踩动车子在空中一根铁轨上走，看着悬乎。何碧秋自去别处转悠了。

回来对店主说：“一回花钱，看个空；一回没花钱，看个昏。”话题转到官司上，店主说：“这件事，在你天大地大，在人却芝麻绿豆。都因这一辈年轻人，不讲传统了，偷的，抢的，骗的，为一个钱字都干得出来。为赌一口气，杀人像割灯草。公安局人手又紧，哪忙得过来？从这上面想，前次为你下裁决，真还不错呢。”何碧秋问：“依这话没用了？”店主道：“也不能这样讲。”何碧秋一肚子冷气冰凉去睡了。

清早起来，店主说：“昨晚我有话没讲，今早就讲了吧：前次裁定书是县公安局名义，其实是下边承办人办的，局长不过听个汇报，盖上大印了事。你申请市公安局复议，还是这回事。承办人见过的多了，你这事算什么呢？照例批个维持原裁决。依我看，你直接找市公安局局长，他听汇报时心里有数，或许有救。”何碧秋说：“那好，我这就去一趟。”店主说：“你又不不懂。局长室你不一定进得去。即使进去，许多人不断来汇报工作打岔，他静不下心听你说，只会公事公办。”

何碧秋晓得有话，等他讲。店主道：“你不妨打个马虎眼，问清他住处，中午或晚上等他下班，到他家里说。”见她不语，声明道：“我可不为拉生意，你多住一宿三块钱，发不了大财的。”何碧秋说：“您多心了。我是在想，人人都打这个主意，市公安局局长家岂不被踏平了门槛，吃睡不得安宁？”店主笑道：“正是人人都像你这般想，所以并没多少人真登他的门！”

何碧秋转来市公安局传达室问：“这位老同志，请问严励民在吗？”传达员瞅瞅她：“你找严局长？”何碧秋说：“我从大老远乡下来，他这会儿上班忙，我在家里等着吧。我有七八年没来了，不知他家搬没搬？”传达员说：“你不知道呢，严局长今天不在局里。他夜里被罪犯用刀刺伤了，这会儿怕还在医院呢。”何碧秋惊讶道：“是吗？”

老传达员说：“昨晚局里开党组会，开到十二点，严局长到家一点过了，电视也没了，人也困了，准备洗漱上床。倒完洗脚水，从客厅过时，听见门锁吱吱嘎嘎响，晓得有人撬门。严局长过去把门猛一拉，那家伙吓一跳，倒也狠着咧，顺手把匕首捅过来。严局长闪过了，将匕首打落。那家伙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跑。严局长虎跳着将他捉住。过廊里还有两个同伙，握着匕首刺过来，一把匕首被躲了，另一把匕首戳着了，本指望把人戳倒逃跑，严局长却忍住疼痛，手上捉牢那家伙不放。到这地步，过廊里各户都出来了人，把一个同伙堵住活捉，另一个跳窗闪了腿，也被活捉了。”

何碧秋听了暗想道：“世上百样行当都难，当市公安局局长凶险更大呢。这三个想必先前结有恩怨，半夜来寻仇的。也碰巧晚上开会，若平常，这三个撬门进了屋，人睡着了，一家人性命怕是不保了。”不免问了伤势，传达员说并无碍大事，何碧秋说：“我先去家里看看吧。”

依他指点，乘上六路车，坐两站再换三路，过四站下来，往前走块把田远近，朝左拐进一条窄街，走过一所小学，一排连幢楼房，右首空旷出来，却是一口老大的水塘，塘水灰笃笃的，不很清爽，塘边栽了乌菜、蚕豆苗，用树枝胡乱插成了篱笆。到这里，也走出五六块田地了。向右